

太上感應篇直講（第四回） 悟道法師主講 （第四集）
2017/11/22 澳洲淨宗學院 檔名：WD19-030-0004

《太上感應篇》。諸位法師，諸位老師，諸位同修，諸位同學，大家下午好。阿彌陀佛！

我們今天這節課接著再跟大家一起來學習《太上感應篇》。請大家翻開經本，我們看原文，第二十六頁倒數第二行，從第二句，「所謂善人，人皆敬之」，從這裡看起。我們上一堂課學習到「積善章」，「積善章」從「是道則進，非道則退」這兩句，一直到「施恩不求報，與人不追悔」，這一大段的經文就是「積善章」，就是修積善行的。我們依照這一章所列出來的善事，落實在生活上，就是累積善事，做好事、善事，做善事必定有善報。所以我們今天看這章屬於「善報章」，就是修善是因，得善報是果，這個就是善有善報。我們看經文：

【所謂善人。人皆敬之。天道佑之。福祿隨之。眾邪遠之。神靈衛之。所作必成。神仙可冀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段第一句『所謂善人』，什麼是「善人」？能夠依照上面「積善章」所列出來的這些善事，都能夠去做到，這樣就是善人，這個善就圓滿。如果能夠做個一條、二條，也是善，但是還不圓滿；能夠全部做到，就圓滿了。所以，用個百分比來講，看我們做到多少。我們開始做善事，總是由少而多。我們一般人，如果不是特別有善根深厚的人，都必須由少而多。所以，不斷從小善累積，以至於大善。前面講的積善，這些都是我們做人存心待人處事接物的善事，我們依照這個來修那就是善，善人必定得善果。我們在眼前周圍的人，都必定會尊敬善人，只要有一些小善，也

會得到少數人的尊敬，大善就多數人的尊敬。在這個社會上，不管中國、外國，不管什麼人都是歡迎善人，大家不喜歡惡人。這個人造惡業、做壞事，走到哪裡，那裡的人都避開他，當然也不會去尊敬他，大家不敢跟他接近，不歡迎他。善人走到哪裡，人都歡迎。我們一個人，如果你走到任何地方，人都歡迎你、都尊敬你，那這個人在這個世間上，他前途就一片光明，必定得到很多人幫助他，他要做什麼事情都能成就，這是必然的。如果一個人一天到晚做壞事，到處騙人，人家給他騙個一次、二次，下次還會再給他騙嗎？不會了。這樣他以為自己佔到便宜，實際上自己吃了大虧，眼前好像得到便宜，但是實際上他是吃了大虧，他的前途也就很黑暗。這是善人在我們現前這個人間必定受人尊敬。

不但人尊敬，『天道佑之』，「佑」就是保佑、庇佑，上天也會保佑他。『福祿隨之』，善人得到人的尊敬，上天的保佑，他在生活上，他的福報、祿位不求自來，很自然的。這個福報，有財富，我們一般講福祿。這個福在中國傳統講的福報有五福，五種福報，有財富，有好的子孫，有長壽，又有官位，這個祿就是祿位，官位，第五福就是壽終考，就是人好死，他要往生很自在，這是中國講的五福。善人「福祿隨之」，隨是講很自然的，他不必去強求，也不必用盡心機去求，它自自然然而來，這個叫隨之，隨就好像跟隨著，福祿都是跟著善人。

『眾邪遠之』，「遠」就是遠離，「邪神凶星敬畏他，不敢相犯」。我們也常常看到有人被邪神凶星纏縛，另外還有被冤親債主找到他來報復，這個在很多地方我們也都看到過。被過去世的冤親債主附身，來報仇，來找麻煩，來干擾，干擾到生活都失去正常，睡覺也不能睡，做事也沒辦法做，有的人甚至發狂，精神不正常，這個都是屬於沒有福祿，福報沒有了。福報沒有，福報都享盡了，

災禍就來臨了。我們修行人都知道，需要有護法神來護衛我們。下面這句講『神靈衛之』，「神靈」就是護法神，在佛教裡面講叫護法神。修行人如果沒有護法神來護持，修行也很容易遭到這些魔外來侵擾，也容易受冤親債主來報復，因此護法神就非常的重要。但是護法神來護持，也要我們修行人真正在修，我們起碼也要做到世間的善人，依照《感應篇》來修，做一個善人，就有神靈來保護，這樣你要修行就沒有障礙。如果不是善人，還造惡業，這些善神、護法神就遠離了，邪神凶煞他就來臨了。

這個在大概有二十幾年前，悟莊法師我提起來應該會記得。早年在我們達拉斯佛教會打佛七，休士頓有個淨宗同修叫阿桃，跟現在岡山那個阿桃是同樣的名字。她有個兒子在讀美國哈佛大學二年級，他還在讀書，有一次到奧斯汀去學密，學了半年就精神不正常。後來，那次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因緣到休士頓，那個時候好像是莊師跟月師也去了，我們不曉得是什麼事情去那裡，碰到阿桃居士給我們講這個事情，她問我有什麼辦法去化解。實在講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，我說這個我沒有辦法，我只能就到妳家去誦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給他的冤親債主迴向迴向，我們的能力就是這樣，其他我們也沒辦法。所以她也同意了，我們就到她家去，去誦經。進到她家裡那個家門，我真的是毛骨悚然，我真正體會到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講的「惡鬼屯門」。什麼叫惡鬼屯門？進去她們家裡整個氣氛、磁場都不對，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直覺感。我直接的感受得到他們家這個邪神凶煞，屯門就是充滿了他們家裡，我一進去感覺人就很不舒服。後來我也去問阿桃居士，他到底是修什麼？她說到奧斯汀跟一個修密的人修密法。我說怎麼修？她說晚上不睡覺，念咒，睡白天的，晚上念咒，念了半年就著魔發狂了。

晚上念咒，我在家的時候我也碰到過一個在台灣的居士。那時

候我還沒有出家，我母親到彌勒內院，她出家了，住在彌陀內院，在汐止彌勒內院。我有放假就是去找我母親，去看看她，然後在寺院掛單，那天晚上這個寺院就安排我跟一個居士住一個房間，它那個房間都是通鋪的。這個居士看到我，兩個人住在一個房間，他就自我介紹，他就跟我介紹，他姓那，那裡那個那。他說他是旗人，旗人就是滿族的，他說他是旗人。他跟我講他修密，他說你晚上跟我睡覺，我都是十點開始念咒，念到早上六點，念到天亮，他說恐怕會吵到你。我說沒關係，寺院安排我跟你住，我只好就睡我的覺，那你念你的咒。那天晚上十點我就躺下去睡覺，他在旁邊坐著就一直念咒，真的念到天亮，十點念到六點。我的睡眠品質是很不好的，在家的時候就很不好，沒有聲音都睡不著，你說他坐在我旁邊念咒，我能睡嗎？我是根本也沒睡，就躺在那裡聽他念咒，念到天亮。所以出家之後，那一年我們跟莊師去休士頓阿桃居士她家裡念經，我聽阿桃居士跟我講她兒子念咒念晚上的，我說這個我在家的時候遇到過一次。

密宗它有那種修行的方法，都是修晚上的，密宗他們修行，晚上念咒就是請鬼神來，召喚鬼神。我們有句俗話講，「請神容易送神難」。你把這些鬼神請過來，那你有沒有辦法再把祂送回去？如果送不走，那你就麻煩了，祂就在你家裡，你就麻煩了。密宗這個咒語，召喚鬼神，鬼神有善有惡，跟人一樣，善神就沒問題，如果惡神，你沒有相當的德行，那可就麻煩了。所以善人他有德行，這些邪神看到他，對他也尊敬，也敬畏，也不敢去干擾他，不但不敢干擾，還會去護持他，因為他有德行。現在人為什麼閉關修行都不成功，主要就是沒有善的基礎。所以，我們也是要修善。在《無量壽經·往生正因》第二十五品，佛也給我們講，勸我們念佛人，不能大修齋戒，要當作善，所謂一不殺生，到不愚痴，要修十善，這

個《感應篇》講的內容就是十善。

所以我們念佛也要修善，念佛沒有修善，也會招惹這些邪神。以前我們在達拉斯打佛七也碰到過，我記得第一次去打佛七，好像就有個居士繞佛的時候，就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。第二次，還有看到一個女眾，坐著就在那邊哭，哭個不停。第三次打佛七，我記得有一個女眾在那邊笑個不停。什麼樣子都有。所以有些同修就有疑惑，去問我們淨老和尚這個事情，為什麼念佛還會有這些情況？我們讀了《感應篇》、讀了《無量壽經》，應該這個疑惑就沒有了。我們要去打個佛七，實在講也要有基礎。我們打的這個佛七還不是精進佛七，是一般結緣性的佛七，這個結緣性的多多少少都還有一些問題，如果是精進佛七問題就更大，如果不善用心，又沒有善的資糧、基礎，很容易著魔。過去李炳南老居士早年到台中，曾經打精進佛七，當時參加打佛七的兩個同修著魔了，李老師花半年以上的時間才把他們調整過來，後來也就不敢再打精進佛七，只有打一般的佛七。所以，我們修行也是要有這些善的資糧，因此《無量壽經》佛才勸我們，在「三輩往生」、「往生正因」勸我們，不能像人家大持齋戒，戒行很高，我們做不到那麼高，起碼要修善，這樣信願念佛就能成就，這也符合淨業三福講的。

所以下面講，「眾邪遠之，神靈衛之」，邪神、邪鬼都遠離他，善神、護法神都來護持他，衛就是保衛，那他做什麼事就沒有障礙，要修行也不會著魔。所以下面講，『所作必成，神仙可冀』，做任何事情都必定會成功的，你求世間福報也好，你要修行也好，你要做什麼事業都會成功的。不但在世間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得成功，「神仙可冀」，你要求神仙也可以達到，這個冀就是達到。這本《太上感應篇》屬於道家的，道家修行最高的層次就是成神成仙，仙長生不老，他的目標；在儒家講，要成聖成賢也可以達到；在我

們佛家講，要成佛、成菩薩也可以達到。此地因為是道家的典籍，所以它以道家為主，舉出神仙；我們學佛的人，成佛、成菩薩我們都可以達到；學傳統文化的人，你可以達到成聖成賢，起碼也成一個君子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欲求天仙者。當立一千三百善。欲求地仙者。當立三百善。
】

這個四句裡面講的，就是要修仙它的條件。天仙是比較高的，「天仙形神俱妙、與道合真」；「地仙不饑不渴、寒暑不侵」。天仙層次高，有的可以飛升、飛行的。地仙還在地面上，但是他可以做到不饑不渴，他不吃不喝，天氣很熱他也不覺得熱，天氣很冷他也不覺得冷，寒暑不侵，他就一件衣服，零下四十度他也是一件衣服，溫度達到四十度他也是一件衣服，這屬於地仙。在道家裡面，漢鍾離是八仙之一，他也列了五種神仙。佛家在《楞嚴經》裡面，一般的經典講六道或者五道，《楞嚴經》講七趣，這個趣就是道，六道再加一個仙道。《楞嚴經》列出十種仙，列得更詳細。天仙、地仙都是壽命很長，長生不老，超居洞天，他也有神通。在古籍的記載，有人遇到仙，去看神仙下棋，他看了一下子，人間過了一千多年，所以在這個時空上就有不同。

這是道家修仙必須要準備的資糧，我們念佛求生淨土，我們一般講淨土資糧，這個淨土資糧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信願行。這是淨土的資糧沒有錯，但是信願行前面還有一個淨業三福，這個一般念佛人都很容易疏忽。因此我們念佛人淨業三福，實在講我們也要從這個地方來奠定基礎，就是資糧。這個資糧，就是我們走路需要乾糧、需要水。修仙的資糧，要求天仙，就要立一千三百善，要求地仙，要立三百善，這是修仙的資糧。我們如果修《感應篇》，我們修一千三百善，或者是地仙三百善，我們不是求仙，我們要求往生，

求往生，這個也是我們的助行，幫助的，幫助我們信願行的。信願行，我們淨宗同修都聽得耳熟了，實際上真正體會的人還是不多，因此我們是有必要再深入。我們如果這一生希望往生西方，這個不深入恐怕又會空過。要知道這些跟我們信願行有什麼關係，就淨業三福跟信願行三資糧有什麼關係，那必定有關係，如果沒有關係佛也不會講了。我們依《感應篇》來修，迴向就是信願念佛求生淨土，那就符合《無量壽經》「三輩往生」、「往生正因」講的標準，也符合淨業三福的標準。因此我們淨宗十三祖特別提倡，我們念佛的同修要特別留意，我們同學要來學傳統文化，就是要做聖賢君子，這個也不能疏忽。

以上講的就是善的果報，你從「積善章」列出來的善事去積累，它這裡有個數字，那就是我們修學的一個基本的條件。古人是記功過格，用功過格來修。在道家有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，後來到我們淨宗八祖蓮池大師，他把道家的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，根據它那個條目給它改成佛教的，叫《自知錄》。但是這是明朝的，明朝那個時代的，現代人看到這個也不懂得怎麼記。我們直接從《感應篇》這些條目來自己做個反省，慢慢我們才知道怎麼記。在這個方面我們配合《了凡四訓》，現在我們悟莊法師在講《了凡四訓》。《了凡四訓》有「改過之法」、「積善之方」，這兩篇是主要的，這兩篇就如同我們佛經的正宗分，「立命之學」是序分，「改過之法」、「積善之方」是正宗分，主要的部分，「謙德之效」是流通分。我們可以對照《了凡四訓·改過之法》這些原理原則來修，記功過格，或者用黑豆、白豆，或者用其他方式，這些都是一些方法。但是方法，我們總得要知道它的原理原則，要掌握住它的原理原則，這個原理原則在「改過之法」裡面就有講，有從事上改、有從理上改、有從心上改，這三層的功夫不一樣。從事上改就是記功過

格，一條一條來算帳，這樣記，這個就比較麻煩一點，但是古人有很多人用這種方式，剛開始修用這種方式。以前在家我也曾經記過，但是記到最後，也不知道自己過在哪裡、功在哪裡，這個就是業障很深重。所以，要記這個功過格也是要有一定的程度。這個我也記過，記到最後自己不曉得在記什麼，糊裡糊塗的。總的結論來講，糊裡糊塗就是過多善少，這個在佛門講要懺除業障，智慧開了你才知道怎麼記，這個可以對照《了凡四訓》。

我們現在，實在講，過去我們師父上人在華藏圖書館早餐開示也給我們講過，我記得曾經給我們講過，他老人家講。那個時候我們也每年都會固定打三次佛七，我們道場住眾總是大家希望趕快成就，念佛趕快得一心不亂。但是道場很多事情要做，做了，我們又是凡夫，又沒有功夫，也沒有傳統文化的基礎，什麼都沒有，一出家修行我們就聽大經大論，實在講在生活上難免也會生很多煩惱。在人事物，人跟人相處不知道怎麼做，事情多了，事務多了，煩惱伏不住，雖然聽了大乘經教，做不到，煩惱控制不住，難免生煩惱。生煩惱我們就會想，我們趕快找個地方，我們關起門來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亂，這是有很多念佛人都是這樣的一個想法，我也不例外。有時候做得煩了，出家我是幹什麼，還要應付這些事情，也是難免心裡想我們應該去清修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亂。後來師父上人也大概知道我們的想法，所以有天早餐開示就給我們講，如果你福報修夠了，你去打一個佛七，最多不用超過四個月，你就能功夫成片，一心不亂。我知道師父講的就是針對我們大家講的，當然我也是其中之一，就是想要去修行，但是福報不夠，就是這邊講的，你累積的善的福報不夠。你想，我們看看，要做個天仙、地仙，這都還在六道之中的，都要去立一千三百善、要立三百善，我們現在要去作佛，連這個數字都沒有，那怎麼會成功？起碼也要一千三百善、三

百善，我們念佛功夫不能達到事一心，也能達到一個功夫成片。

這個事情，我們大師兄悟本法師，還有一個師弟悟相法師，他們兩個都是佛菩薩示現給我看的，打消我的想法。我們大師兄，有一次我們真的做得生煩惱，因為那個時候有些出家女眾都離開圖書館，只有我們兩個人。我們兩個人所有的事情要全包的，要包山包海，全包了，我們也要負責櫃檯、要接電話、要寫牌位、印經、搬書，還要輪流煮飯。因為那個時候只有我們三個人，一個女眾，一個老尼師，現在也七、八十了，館長請她煮飯，她出家比我們老和尚還早一年，她看到我們兩個，我出家年資這麼久了，還煮給你們這兩個人吃，她煮得就是心不甘情不願，每次吃飯就摔盤子，摔來摔去的。我們師兄就跟我講，道師我們吃了這個胃會不舒服，他說道師我們乾脆來跟她輪流煮飯好了，不然她煮給我們吃，心不甘情不願的。她說她出家那麼老了，還要煮給我們年輕的法師吃，她實在很不甘心的。我說沒有問題，從小我母親就培養我煮飯、洗衣服、挑水，我說沒問題。我出家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那個時候也是沒有人，我們師父接了那個道場，也沒人，我去做義工。我父親往生四十九天，師父勸我出家，他說你沒有成家，出家將來弘法利生，把這個功德迴向給你父親，比你去打水陸功德還大。後來日常法師也勸我出家，簡豐文居士他是護法，提供那個道場的大居士，勸我出家，後來我就在那裡剃度。剃度之後，師父跟我講，出家人什麼都要做的，全部要做。我也是做香燈、煮飯，煮飯就是我跟日常法師他徒弟輪流煮，還要去買菜，到市場買菜。要煮飯、做香燈，還要上課，七點到八點上課，師父講經要錄音，還要做維那，還要掃廁所，不但男生廁所要掃，女生廁所我統統要掃，全包了。所以到了圖書館，我說沒問題，要輪就來輪，我們就一個人輪一個星期。做了一段時間，我們多少還是生煩惱，畢竟我們是凡夫。

所以，有一天我們師父跟韓館長到美國去，他們那個時候拿美國綠卡，一年要在那裡住半年。我們師兄就跟我講，道師，趁師父、館長不在，我們兩個人溜單，溜單就是偷跑。他說你想看看，我們在這裡做，人家那個在家居士還有放假的，我們是遇到放假就更忙的。不但平常不能放假，人家假期我們是最忙的，而且不但如此，二十四小時待命。什麼叫二十四小時待命？以前我們跟師父住在五樓，隔壁房間就是師父，旁邊就是我們兩個人住，師父不在我們還是住在五樓。住在五樓，我們那個電話是沒有像現在電話語音幾點就切的，是二十四小時都開著，常常韓館長她忘記美國跟台灣有時差，她那邊白天打過來，我們正好三更半夜。所以常常三更半夜電話一響，我就趕快跑出來，可能是師父、館長打電話回來，趕快起來接電話。所以有一天師兄就生煩惱，他說道師我們這樣下去能了生死嗎？趁師父、館長都不在，我們兩個到山上去念佛，去追頂念佛。

我說師兄你這番好意真是非常好，我也非常感動，我說師父、館長不在，但是我們總有個責任。我們兩個都跑，實在講對師父、館長也不好交代。我就跟他講，我說等師父、館長回來，你再跟師父、館長告假，看看館長能不能弄個山讓我們兩個人去住。他說你別打妄想，師父、館長回來，你就跑不掉了，趁他們不在，現在趕快跑。我說這樣也不太好，我想一想也不太好，他是一番好意。後來我就跟他講，我說你出家比我早一年，他比我早，但是他聽經比我晚，我是聽了十五年的經才出家的，他是什麼都沒聽都不知道出家的，就是被我們現在莊行師介紹的。莊行師以前我們師父勸他出家，他不敢出家，不敢出家他去抓我們師兄來出家，他怕館長，不敢去，抓我們師兄來出家，來當他的替身。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師兄就住在他家樓下，在賣家具的，然後他就一直去給他慫恿，就是說

出家有什麼好、有什麼好。所以我記得好像韓館長往生十周年，他也來學院報告，他說那個時候莊行師還沒有出家，叫呂國安，姓呂，雙口呂，呂居士，他說他只有給我講出家的好處，出家的壞處都沒講。後來莊行師本來應該是大師兄，後來他就抓我們悟本師來當替身。後來館長往生了，他要求我們師父給他剃度，我們師父叫他跟我剃度。我說你大師兄不當，現在當大徒孫，降級了。他說大徒孫也是大。這個因緣就是這樣的。

我就跟師兄講，你出家比我久，照這個順序來講，你先去修，你先去念佛，你念成功了，你回來，再換我上去。他聽了他也很不以為然，叫你跟我一起跑你不跑，他說你不走我走了，他那個行李弄一弄，他就真的到山上去了。那個時候開出租車的有二十幾個居士，去給他找地，那個悟空法師他還沒有出家，他們在石碇有一塊山地，給他蓋一個鐵皮屋，楊居士他的同修每天煮三餐給他吃。他的工作就是念一句阿彌陀佛，什麼事都不用做，福報現前，衣服也有人洗，飯也有人煮，什麼事他統統不要做，他的工作就是念阿彌陀佛。那個時候他去找一個追頂念佛的方法，追頂念佛，他跟我講他要閉生死關，沒有了生死他不出來的，不下山的。我說好，祝福師兄閉生死關成功，你念成功再回來度我，師弟先留在山下，先留在凡塵裡面。結果師兄就你不走我走了，他真的就走了，走了就上山。去念了一個月，看到師兄回來了，穿著一雙雨鞋回來了。我說：師兄你是不是了生死了，念到一心不亂了？他說：沒有，我要來買個蠟燭台。我心裡就在笑，我說都要了生死，買那個蠟燭台幹什麼！我知道大概念得無聊，念到無聊了想下山逛逛街，念到無聊就下山來逛逛街，我也不好意思當面給他洩氣，我說買蠟燭台也很好，供佛。第一次一個月下山，念了一個月，他的工作就是念阿彌陀佛，其他他電話也不用接，什麼都不用，福報現前。第二次，一個

星期又下來了，我說師兄下來要買什麼？他說買臉盆。我說都要了生死，要去西方，那些都用不著了。後來第三次，三天又下來了，下來他不知道師父跟館長回來了，又回來圖書館來跟我閒聊，表示他也滿清淨的，他在山上做仙，我在凡塵做凡夫。後來被館長碰到了，館長說悟本你給我回來，後來看到師父，他也就不好意思，又搬回來了。

搬回來，他還是不死心，自己一個人躲在倉庫裡面念佛，吃飯也不出來，中午吃飯我們去餐廳吃飯，師父就問我，悟本呢？我說師兄在書庫念佛。師父說幹什麼，打佛七？我說師父，師兄講他沒有念到了生死，他誓不罷休。師父就沒講就走了，我們就去吃飯了。那天睡到第二天凌晨二、三點，我聽到圖書館怎麼有人在翻抽屜，我以為小偷進來，因為圖書館曾經被小偷偷過，我以為小偷進來，我就起來看，結果看到師兄在翻箱倒櫃的。我說：師兄你睡覺不睡覺在找什麼東西？他說：找感冒藥。我心裡又在偷笑，我說念佛還沒有得到一心，先得到感冒，找感冒藥。因為師兄的昏沉蓋很重，我是掉舉蓋比較重，我們兩個人的業障不一樣。掉舉就是心七上八下的，坐在那裡渾身不對勁。昏沉就是做事的時候不會昏沉，他一坐下來就打瞌睡，很好睡的，打瞌睡。因此他念佛念念念睡了，沒有蓋被子著涼了，所以得到感冒，得到感冒的果報。

後來第二天，他總是怪怪的，吃飯也不出來，師父就問我，你師兄到底在想什麼？我說報告師父，師兄想要了生死。他說他了什麼生死？我說師父你教的，你在講經不是說一句佛號念到底，念到海枯石爛，沒有念到了生死，誓不罷休。師兄聽你的話，他上山就是要去了生死的，這是師父你講的。我說師兄沒有錯，這個都是師父你教的，師兄依教奉行。師父就跟我講，悟本他不精進就不會出事，他如果精進肯定著魔。那我又有疑惑了，我說師父你講《彌陀

經疏鈔》不是講得很清楚嗎？念一句佛號，佛光注照四十里，這個四十里的範圍都有佛光注照，那個魔都不曉得跑到哪裡去了，怎麼會著魔？師父被我問得實在很無奈，一直要跺腳。他說你有沒有開過保險箱，號碼鎖的保險箱？我說我開過。號碼鎖的保險箱那個號碼有一點偏差，對不準，就打不開，是不是這樣？我說是這樣的。他說我們修行也是這樣的，你那個念頭有一些偏差，那就不對了，就會著魔，去叫你師兄去講一部《彌陀經疏鈔》，再去山上閉生死關，他理論方法要搞懂。後來我就跟師兄講，師兄還是這樣，怪怪的，就是要躲起來，在倉庫，就是要追頂念佛。他跟我講，我就不信邪，我這個方法念得不會成功，他還是繼續念。

後來師父看看這不對，怎麼會這樣？就問我說你師兄在想什麼？我說師兄想了生死。師父又一直問，在想什麼，他說不是這樣的，他一定心裡在想什麼。後來我想起來了，我說報告師父，我終於想起一件事情，師兄曾經跟我講，館長說要帶他去美國，結果都沒有帶他去，講了兩年都沒帶他去，只有帶悟德師去，我說我曾經聽師兄跟我講這句話。我們師父聽到我這麼一講，說：好，我明天就叫他去美國。第二天就給他辦簽證，辦手續，辦辦辦，然後辦好，第三天，師父跟館長說我們先去美國等你來，他們就先去了。隔一天，機票給他訂好了，要去了，師兄又不想去了，又要到山上去閉生死關。那個時候莊行師還沒有出家，就是他開計程車（出租車），那個時候我就講，師兄現在我們接到師父的命令，我說對不起，現在要執行，現在由不得你。我們一個推、一個拉，把他的行李硬放到車上去，把他的人硬把他推上去，然後把他架著，才開到機場，就要他到美國去，他一個人去，一個人到美國去。那個飛機，我們在那邊拉拉扯扯的，辦好了，他是最後一個，那個飛機已經在廣播了，剩下最後一個，趕快去，我們就是用推的把他推進去，這樣

推上去。然後那個達拉斯在德州，要先飛到加州，加州就先飛到洛杉磯，不然就飛到舊金山，再轉美國飛機轉那個A A的到達拉斯，就直接轉機了。師父說機場有人會接應，會幫你轉機，他就自己一個人坐A A的到達拉斯去。後來師兄跟我講，他說他英語也不通，坐在飛機上拿菜單給他點，他用手指一指，後來送過來全部是湯。

去了美國，去達拉斯，他是開山元老，還沒有佛堂他就去了，那個時候買個小房子，好像是四十二號還是二十二號，住在那邊。住了半年，打電話給我，他說道師你趕快來，我們換班，他說師父說一個人來一年，太久了，半年差不多，你趕快來跟我換班。我說不行，這個我也做不了主，師父說一年，我也沒有辦法，你就待一年。後來他一待就待了三年半。

另外一個悟相師弟也去達拉斯，也是做做做，有些職務給他，做得心煩，做了半年就跑回來台灣，就跟我講他要去閉關了。我說我們師兄閉生死關失敗了，你去閉行嗎？我說你還是在這裡多修一些福，師父跟我們講，你福報修夠了再去閉才會成功的，你那個資糧累積不夠，閉不成功的。他就不聽。我說：你要閉什麼關？他說：我閉死關。我說：師兄是生死關，了生死才出來，你要閉死關。我說：什麼叫死關？他說：我進去就是準備要死的，出來就是死的，那個叫死關。我說：那你比師兄厲害，師兄是生死關，你是死關。我說：死關要怎麼閉？他說：只要給我拉一個貨櫃，放在田當中。我說你進去就馬上死了，那也就可以，那就是死關，這個就滿你的願。我說如果萬一沒死，那總得要吃東西，你肚子餓總要吃東西，那吃怎麼辦？他說給我買個小瓦斯爐，買一些米、一些菜，放在裡面我自己煮。我說如果那些吃完了，還沒死怎麼辦？他跟我講，他說我進去就不要再看到任何人。我說你進去閉死關，那些飯菜吃完了還沒死，那怎麼辦？你肚子餓了怎麼辦？要出來買菜、買飯。

他說我利用晚上出來買。我說白天是人，晚上還是人。怎麼講都講不通，還是要去，他就找一個陳國順居士（陳國順已經往生很多年了），偷偷摸摸的，就怕我知道，就把他拉下去，拉到台南。台南淨宗學會那些同修真的去買一個貨櫃，放在鹿耳門那個田當中，荒棄的田地裡面，真的就讓他閉關。閉了三個月，我們師父接受台南成功大學邀請去講演，回來帶了一些照片回來，我一看照片，怎麼悟相師在裡面，他不是不死不出來嗎？怎麼還沒死就出來了。後來也閉不下去了，他就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，我跟他講，大師兄是前車之鑑，你這樣去是不會成功的，他不信，不信就自己去試。

後來我到台北，最近我還碰到他，很瘦，人很瘦。幾年前我也碰到他，他跟我講，他身上都掛一些翡翠那一類的，寶石那一類，掛了我看那個重量大概有十幾公斤。他跟我講，師兄我現在靠這個在活命。我想你不是本來就想死嗎？還吊那些幹什麼？讓他死就好了。後來他跟我講，我現在在研究普洱茶，師兄你哪一天來我住的地方，我找上等的普洱茶來招待你。後來我心裡在想，現在在修水晶的法門、修普洱茶的法門。

這兩個師兄弟的例子，也是給我一個啟示，這是真人真事，這不是講故事，這個也是故事，這個故事是真的。所以我們看到這個，我們要去閉個關，現在我們要閉關，要去打精進佛七，這個真的要有條件。我在剛出家沒多久，日常法師就帶我們打一個精進佛七，有他一個徒弟，叫如道，我叫悟道，有一個閻瑞彥居士，還有另外一個居士，還有我一個姪子，我一個姪子不讀書跑去出家，他陪我去出家，我大哥的大兒子，我們好像五、六個人，打精進七，都不准下來的。念到第三天，我看如道師念得臉都發黑，閻瑞彥居士念阿彌陀佛，日常法師帶我們繞佛，他當維那，我敲木魚，念南無阿彌陀佛。閻瑞彥念念念到南無地藏王菩薩去了，日常法師趕快把

他找到後面去輔導輔導，他說我們是在念南無阿彌陀佛，我們又不是打地藏七，怎麼念到南無地藏王菩薩？現在閻瑞彥居士，最近我有請人連繫，他在台灣台北國立大學當總務長。另外一個居士，住宜蘭的，念得全身發青。還有一個蔡崇盛居士，他說一直要起來拍桌子。我那個姪子，妄念起來他就去磕頭，像俞淨意公這樣，磕到頭流血，日常法師叫他不可以再磕，再磕就不讓他打佛七。所以那次佛七就是我跟日常法師兩個最正常，因為我不像他們那麼用功，所以也沒什麼問題，而且聽經聽了十五年，有些經教基礎，還是有差別的。我也知道用功不是蠻幹的，也是要有方法的。所以我們讀到這裡，我也心有所感，講出過去這些故事，跟大家分享這些實際經驗。

所以你看要求個天仙、要求個地仙，也都要有一千三百善，最少我們也要修個三百善，這樣去打佛七比較保險，去閉關也比較保險。不然你去打精進七或者是閉關，都會有魔、邪神來干擾，特別冤親債主都來找。在古代我們寺院傳戒都要準備棺材的，有的人戒沒受完，冤親債主就來討債，他就死了。所以以前戒場都要準備棺材的，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，如果你現在不報，他戒受了，有護法神，你就不能找他。所以，都必須累積這些善行，這樣我們修行才有本錢。《無量壽經》「三輩往生」跟「往生正因」，特別「往生正因」這一章，「往生正因」佛講的，「雖不能大精進禪定，盡持經戒，要當作善，所謂一不殺生，二不偷盜，三不淫欲」，一直到不貪、不瞋、不痴，這個就是善。善的內容就是《感應篇》、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這個就是善。《無量壽經》講的「往生正因」，就是《彌陀經》講的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若一日，若二日」，到若七日，「一心不亂，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」。《彌陀經》講得簡單，

《彌陀經》這段就是《無量壽經》講的「往生正因」、「三輩往生」。《彌陀經》講的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標準，就在《無量壽經》這兩章裡面，這兩章起碼要修十善。你看《無量壽經》講，你修十善，然後信願念佛往生，臨終就心不顛倒，不驚不怖，這段你看跟《彌陀經》講的心不顛倒是不是一樣，對照一下。所以我們念《彌陀經》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們不是很清楚，再拿這段經文給它補充下去，我們就知道《彌陀經》講的善男子、善女人它的條件是什麼，這樣我們去打個佛七才會成功。如果惡業造得多，那去修什麼法門都不能成就。

我們看雪廬老人他講的念佛開示，我們淨土法門不需斷惑，但是要伏惑。斷惑就是斷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，這是一般法門起碼你要斷見思惑，你才能夠脫離六道生死輪迴。我們淨土法門惑一品都不用斷，但是要伏惑，伏就是把它伏住，不要讓它發作，這樣才是伏惑。貪瞋痴沒斷，但是不會起現行，這樣我們就能夠帶業往生，臨終心才不顛倒；如果惑伏不住，那臨終就沒有把握。臨終如果煩惱惑業起現行，那就顛倒了，顛倒就不能往生，這一點非常重要，特別是我們念佛人。我們修《感應篇》，幫助我們伏惑，今天我也抄了李炳南老居士二十年前華藏圖書館印的《太上寶筏圖說》，就是《太上感應篇》古代木刻版的，還有畫圖的。他有題了一篇字，就是講我們世間的善法可以幫助我們出世間法，我們念佛要達到功夫成片就是伏惑，這個可以幫助我們伏惑，伏煩惱。

「善報章」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下面講的就是「諸惡章」，從「苟或非義而動，背理而行」這兩句開始，下面一直到「無故殺龜打蛇」，到這一段，第六章是最長的，經文最長的，講惡的。我們看經文：

【苟或非義而動。背理而行。以惡為能。】

『苟』就是如果的意思，如果我們『非義而動』，動者萌於心，行者見於事。這個動就是起心動念，動的念頭不對，這個念頭是不正當的念頭，叫非義，非義就是不合乎道義的念頭，這是講我們起心動念。這句也就是我們修行要著力的地方，我們修行實在講，基本上就是修這個心，修我們這個心，我們這個心起了一個不善的念頭，就逆於仁義，在佛法講就起貪瞋痴，在儒家講叫仁義，就違背天理，『背理而行』就是違背天理。所以這個兩句，「苟或非義而動」，不正當的念頭從我們的心而動了，動了不正當的念頭，動了不正當的念頭做出來的行為就違背天理。我們一般講天理良心，就違背良心了，做出來的事情就不合乎道義。我們的行為都是受這個心的指使，起心動念，動善念我們行為就做善事，動惡念行為就造惡業，它的關鍵都在心，起心動念。所以修行從根本修，就是從起心動念去修，如果還沒有辦法用上這個功夫，那先從行為上枝枝葉葉先去修正。

修行就是修一個心，對於起心動念的覺察，這個功夫就是我們當前要去學習的。我們往往也不知道自己起心動念對還是不對，往往起了一個錯的念頭我們自己也不知道，跟隨這個錯誤的念頭去做一些錯誤的事情，「行」就是事情，跟著去就做錯了。想錯了，那就說錯，就做錯了，關鍵在我們這個心。我們念佛道理也是在這個上面，蓮池大師在《竹窗隨筆》也講了一個事情，他說有很多人都會去譏笑這些老太婆念佛有口無心，他就瞧不起念佛法門，他說老太婆念佛有口無心的。所以這些知識分子、讀書人他就不願意去念佛，認為那個都是那些老太婆在念的，念得也有口無心，覺得念佛沒有什麼用處，不願意去念佛。蓮池大師是我們淨宗八祖，蓮池大師就講，一般人看的那是愚人，那個不是念佛，那叫讀佛。讀佛是什麼？好像我們讀誦經典，讀誦。現在我們讀誦，大家很多人都很

用功在讀誦，但是讀誦之後沒有受持。讀誦是為了受持，讀誦沒有受持，那就好像讀藥方，不照藥方抓藥吃藥，病還是不會好。所以讀誦是為了要受持。

念佛也是一樣，念佛，口念佛，心裡在想這個世間的雜事，念世間的五欲，欲望，心裡還是貪著這個世間的欲望。所以那個念，關鍵在那個念，就是要把世間這些妄想雜念，用佛念給它代替過來，那才叫真正念佛。因此念佛如果夾雜這些欲念、欲望，夾雜貪瞋痴，那就不是真念佛人，不是真正在念佛。蕩益祖師在一篇念佛開示也給我們講，這個也是我們念佛人，我們念佛的同修要好好去體會，這篇念佛開示，以前我們淨老和尚也講過。我們同學，不一定修淨土，大家學傳統文化，要做一個聖賢、佛菩薩，做聖賢，或者最少做一個君子，也是要從這個地方去下手、去觀照，觀照我們的起心動念。

所以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的修學，它基本的修學都是觀察起心動念。古大德講，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我們覺悟太慢，就隨著妄想煩惱被它牽著走，我們控制不住。所以覺察要快，這是用功的地方，用功不是在形式，要在這個地方，心地上去用功，這樣才會有效果。我們念佛也是一樣的道理，念佛不在心地上用功，那個念佛念得也不相應，都是在念煩惱。有一次，馬來西亞古晉淨宗學會，前任的會長姓賴。有一次我到古晉去，他就跟我講，悟道法師，我現在做不到淨念相繼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他說我現在都是煩惱相繼。我說你說這個話是真話，我說我也是這樣，煩惱相繼，不是淨念相繼。他說什麼煩惱？看他兒子不聽話，那就生煩惱。這個也是很正常，兒子不聽話就生煩惱。我們真正念佛人遇到這樣的情況，要真放得下實在講也不容易。如果真能放得下，當然沒有障礙，對念佛功夫沒有障礙。如果你放不下，必定煩惱相繼，口中在

念佛，心裡念的是煩惱，貪瞋痴煩惱。

因此這些傳統文化這三個根，對我們念佛人來講也就顯得非常重要，這些都是幫助我們淨念相繼的，助行，幫助的。我們可以把念佛跟《感應篇》這些修學理論方法給它結合在一起，這樣我們就會很有幫助。我們還體會不到深層的，我們在這個地方就先從我們能夠理解的、淺顯的來體會，來觀察對照，先從這裡下手就可以。所以什麼是「非義而動，背理而行」，下面講的那些統統都是，看看我們有沒有，要常常看，常常對照。

『以惡為能』，動了非義的念頭，違背天理的行為，造的都是惡業，造了惡業還認為自己很有能力，這個叫「以惡為能」。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段：

【忍作殘害。陰賊良善。暗侮君親。】

這個四句，『忍作殘害』，「忍」不是忍辱的意思，忍是當作殘忍講，某某人很殘忍。忍就是他的心很殘忍，「忍心殘殺」。這個殘殺，殺人或者殺動物，就是這個人他沒有慈悲心，心地很殘忍。心地很殘忍，他做的事情就是殘害眾生，殺這些眾生，甚至殺人，這些事情他都做得出來，「忍作殘害」。現在做這種事情比古代的人更多，方式也更多。人沒有慈悲心，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，去殘害眾生。殘害的事情也很多方面，也有輕，也有重，一般我們在佛法講，殺生吃肉沒有慈悲心，這個是忍作殘害。你看我們也常常聽到，聽說廣東那邊有人吃猴腦，活生生的猴子，桌子挖一個洞，頭在那邊，把頭蓋骨打開，活生生吃那個猴腦。我們看到這些方面，你舉一反三就知道什麼叫忍作殘害。那些東西你也吃得下去，那就是忍作殘害，這個人就是一點慈悲心都沒有，一點憐憫心都沒有。忍心做殘害人或者動物的事情，這是第一個，這個在我們現代社會上看到很多，很明顯的，這比較明顯的。

第二句是『陰賊良善』，「陰」就是暗中的，「賊」就是賊害，暗中去加害善良的人，暗中去加害善良的好人，這叫「陰賊良善」。第一句比較明顯，「忍作殘害」，大家比較看得清楚；「陰賊良善」，這是暗中的，暗中的可能有些我們人不知道，但是天地鬼神知道非常清楚。

『暗侮君親』，這個也是在背後，「侮」就是欺侮、欺瞞的意思。「君」就是現在講的領導人，不管大大小小的團體都有領導人，你在社會上公司上班有領導人。「親」就是自己的父母，親以父母做代表，當然還有其他的親屬。但是這裡一個君、一個親，就是一個領導人、一個父母雙親，暗中欺瞞，背地欺瞞，做什麼事情不讓領導人知道，欺騙他、瞞著他，甚至去侮辱他。這個都是要從《弟子規》學的，《弟子規》教我們對父母不能欺瞞的，你自己有東西不能私藏，你要做什麼事情要向父母親報告。如果做什麼事都不尊重父母，也不跟父母講一聲，自己愛怎麼做就怎麼做，你在雙親、在領導人背後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就屬於這一句。所以這一句我們配《弟子規》來看，也就很明顯，也知道應該怎麼做。下面這句是：

【慢其先生。】

這個跟上面一句也有關係。對君親，對領導、對自己雙親都會去欺騙他，都不尊重他，對老師他也很容易就生傲慢心。『慢其先生』，就是傲慢，對先生無禮傲慢，現在很多學校這個事情很多。現在在大陸的學校可能好一些，應該比台灣好，比其他國家會好一點，比較好。但是如果受外國的影響，可能也會慢慢不好。我今年到台北劍潭國際青年活動中心辦活動，先去見一個葛主任，年紀大概小我兩歲，他跟我談了一、二個小時，談得也很投緣。他就很感嘆，他也曾經在大學教過學生，他也看到很多教授教學生，上課的

時候就沒有像我們同學這麼乖，站在門口等。老師來上課，同學大概遲到一個小時才來，有的甚至不來，教授上課有的甚至不來。教授就問他們，你們怎麼都沒有來上課？學生怎麼回答？你自己反省反省，你自己檢討檢討，你講得怎麼樣，怎麼我們會不來，你自己要反省反省。他講到這裡非常感嘆，他說現在學校怎麼這個樣子，這種風氣實在是太離譜。那些學生你說他能學到什麼東西，對老師這麼不尊重，他就學不到東西。學不到東西，實在講去混一個文憑，那沒有什麼意義的。

所以，我們這次淨宗學院也是很殊勝的，找大家來這裡辦漢學先修班，我也沒有想到這次來會碰到你們。這個或許也是佛菩薩安排，本來我這段時間，因為我們師父上人在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個辦公室，他老人家很重視這個地方。所以就跟悟行法師跟我講，就是要多利用這個地方來講經。但是我們師父還沒有離開巴黎，悟行法師就先到德國去，去參加一個活動。我們師父主要是要把這個給悟行法師在那邊主持的，他離開了，他老人家就只好對我講，講得很激動，很重視這個地方，說不利用這個地方是罪過，我們都要下地獄的。我說：師父，好，我們就來講。所以我就自告奮勇，我就把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這半個月時間，我說我現在先騰出這個時間來講。我就把這個發給陳居士跟何居士，他們收到了，我說那你們安排安排，看那個時間行不行。到現在也沒下文，到我來之前也沒消息。所以我就想，巴黎也沒消息，因為那個辦公室只有三個人有工作證，我們師父一張，悟行法師一張，勝妙法師一張，我沒有，他們如果沒有人在我也進不了，沒有人帶，我也沒辦法去。所以這個時間我就不如到澳洲來，來看看師兄弟，看看大家。所以這個時間就是這樣來的，來這裡想不到碰到你們這些同學，這是我事先也不知道，或許佛菩薩安排的。

來這之前，澳洲馮居士，昆士蘭大學他也是曾經擔任過教授，這次到上海去特別找我，找我在昆士蘭大學孔子學院。孔子學院是大陸政府他們在世界各個學院他們去支持的。昆士蘭大學這個孔子學院是跟天津大學合作的，天津。這裡有選一個孔子學院的院長，另外一個院長是天津大學派過來的，中國方面的院長。我來了三天，馮居士就跟這個校長講，他們也知道我現在在英國有做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我來了三天，就下去跟他們開會。孔子學院的院長，還有中方派來的一個院長，還有學校的副校長，還有昆士蘭大學的校長，還有幾個教授，跟他們開會。孔子學院希望請我去上課，上傳統文化的課，一期，短期的四十八個小時，可以修一個學分。學生我可以寫些什麼結業證書這類的，這個我不是很清楚，就是這個學院的，屬於學校的，然後大概二十個學生。這個事情我也跟我們老和尚報告，老和尚都同意了。但是現在問題是沒有學生，你說到哪裡去找二十個學生，誰願意來上課，現在這個方面可能就比較困難一點。所以我也跟他講好，等我看到有學生再說。

如果大家有意願，我們可以研究研究，莊師你看看。因為它是正式學校，而且你們大陸來的學生，因為孔子學院是大陸政府的，來支持這邊大學的，所以它發的證件也都是有效的，那些畢業證書、結業證書也都是比較正式的，大家可以研究研究。不然我一個人到那邊也上不了課，只能對桌椅板凳講。大家研究研究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們再進一步來看怎麼做。這個我都跟師父報告過了，師父都說可以。但是可以，下面沒有人。如果可以的話，我也可以請威爾士大學校長，校長現在跟我的關係不錯，校長現在跟我們老和尚辦漢學院，可以由他們學校來協助，因為我現在算是他們學校的榮譽文學博士。我聽他們講，他說這個文學在英國是不好拿的。我說我都不認識字，拿到這個。我們師父跟我講，說我不認識字。以前

在圖書館，說我不認識字，在二、三十年前就說我不認識字。我聽了很納悶，我說字是認識不多，但是總認得幾個，怎麼會說我不認識字？後來師父看到我一臉茫然，才跟我講，那個「一」是怎麼來的你知道嗎？給我講六書，講了很多。我說那真的我一個都不認識，連那個一我都不認識，其他不用談了。他認識字的標準，就是文字學。但是現在也是這個因緣，也是佛力加持，祖宗庇佑，大概是我做三時繫念，去拜祖先，祖宗庇佑，有這樣的一個名譽。這個名譽我想也是佛菩薩安排，給我去跟隨我們師父上人弘揚佛法、弘揚傳統文化的。不然你說我拿那個名譽，對我們了生死來講也沒有什麼意義，但是對弘揚佛法、弘揚傳統文化，那的確是有需要。所以他們要發這個給我，我也問我們英國的同修，我說有沒有必要？他說，師父在你個人來講當然你不需要，但是他說洋人他們很重視這個。所以這次到澳洲來我才明白，洋人他們很重視這個，我們可以利用它這個平台，來做我們弘揚佛法、傳統文化的一個管道。

看看大家願不願意，願意再跟我講，我再去交涉，我再請英國威爾士大學校長出面，跟昆士蘭大學校長，那天昆士蘭大學校長親自見我，我們在一個小會議室開會。他說他也知道，聽說你在英國威爾士大學校長很重視你，我可以用那個大學的名義來跟昆士蘭合作。澳洲以前也是英國的殖民地，他們現在還是有象徵性的女王，我們師父好像授勳章，還是英國派來的一個總督。所以英國還是它這裡的老大哥。所以用這樣的名義來交流，我們也是可以考慮的。莊師，我們師兄弟大家研究研究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們可以來合作合作，先辦一個短期的。而且同學來這邊，你發一個學分，你拿回去大陸政府承認的，因為那個是大陸政府的，孔子學院，天津大學合作的，天大跟昆大合作的。

這是講到「慢其先生」，講到這裡就是題外話，也心有所感。

如果我們現在同學到大學去，我們可能也會影響他們，我們都很規矩的，那些學生規矩沒有你們好，你就可以做他們的老師，比下去你就比他們高了，是不是？這個就是表法，做給他們看，你就是他們老師，身教比言教重要。大家研究研究。

【叛其所事。】

「對自己的職務不盡責」，不盡到責任就是『叛其所事』。第一個，對老師傲慢、不恭敬，對自己的職務也不盡責，這個都是罪過。

今天我們就學習到此地，後面我們還有一些時間，我講這個課就是根據時間，可長可短，我們配合這個時間來講，總是在我們現在訂的這個時間，一定會把它講圓滿的。今天我們就學習到這裡，祝大家法喜充滿，我們明天見。阿彌陀佛。